

青年说

《牛来》：天时地利人和的流量狂欢



作者简介：楼丁都，浙江金华人，嘉兴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尊崇内心，抒写文字，有幸用写作展现有趣的灵魂，发现美，读懂美，创造美！

■楼丁都

一部上映十天票房仅7700元、观影不到300人次的动画电影，却因为“烂”吸引了大量观众入场，如今票房已高达千万元。《牛来》的爆红，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多重因素，而这场流量狂欢又能延续多久呢？

所谓天时，恰逢暑期档，各大影片的点映影评纷纷出炉，观众们满怀期待选择入场。由于受众不同、题材差异，《八仙》《欢迎来龙餐馆》《奥德赛》等不同影片呈现分庭抗礼的局面。不同于常规影片靠口碑、质感蓄力走红，《牛来》的突然爆火，更多是网络玩梗和猎奇心态催生的流量。网友调侃其为大学生期末动画作业，新手赶工的半成品。《牛来》的剧情平铺直叙，设定毫无新意，没有任何的观看门槛。观众拥有时间精力，纷纷前去一探究竟。

与此同时，自媒体时代解构了影视宣传的旧模式。传统媒体的影片推荐效果不尽如人意，反而营销号更擅长抓取反差、搞笑素材博人眼球。一头建模崩坏的黄牛深情呼喊“牛来”的视频走红网络，魔性画面戳中网友笑点，评论、二创让影片迅速出圈。市场敏锐捕捉到这波热度苗头，各大影城立刻追加排片、开放黄金场次、手绘海报周边，线上流量顺畅转化为线下观影客流，反向助推流量飙升。灵活迅速的市场调整，便是造就票房高的地利。

如今影视更像是产业链、工业化的产物，光怪陆离的特效团队，手握爆款的主创阵营，无孔不入的营销手段，观众早已司空见惯。物

极必反，观众的审美陷入倦怠，更希望实现松弛的观剧体验。恰巧，横空出世了一部制作粗糙、内容朴素、情节平淡的动画片——《牛来》。影片自带的草根创作叙事，网传它由母子二人耗时五年手工打磨，零资本、无宣传，粗糙简陋的画风，实现了“烂到AI都难以复刻”，但又被赋予了手工创作的温度。这坚持追梦的故事打动了不少网友，加上观众热衷跟风打卡，观影不再只是欣赏作品，更成了社交谈资，大批观众追随热度走进影院，提前放低心理预期，抱着看乐子的猎奇心态入场，助推票房一路走高。

诚然，观影自由，观众有时想放空大脑，看个乐子，无可厚非。也正因如此，这份热度来得迅猛又轻易，大家被流量推着一哄而上，环环相扣，成为流量浪潮的浪花。一夜之间刷屏全网、票房飙升，热闹看似轰轰烈烈，却始终脱离不了猎奇玩梗的底色。靠“审丑”撑起的热度根基十分悬浮，影片走红和自身艺术质量几乎毫无关联，天时地利人和更是难以复制。前有《美人鱼的夏天》遭受群嘲，而同样猎奇的《牛来》却异军突起。直白地说，它的爆火是哗众取宠的“审丑”流量的胜利，而它的审美价值微乎其微。倘若未来创作者们争相模仿这个出圈套路，刻意将粗糙包装成质朴，将简陋美化为风格，将无厘头升华至高深莫测，那么影视市场极易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局。

不可否认，《牛来》的逆袭，直观展现出下沉市场巨大的消费潜力。为什么观众愿意去追捧一部漏洞百出的影片呢？有偶然的因素，也有逆反心理的作用。这些年，《你好，李焕英》《南京照相馆》这些接地气的走心作品能够赢得观众的叫好，这表明大众在面对形形色色的热点时，需要坚持对“美”的追求，绝不能被热度牵着鼻子走。艺术是包容的，“审美”与“审丑”却是泾渭分明的。培养正向、稳定的审美力是每个观众的必修课，更是全民美育建设的应有之义。

影视创作的内核永远是内容与审美，平衡娱乐性与艺术价值，用心打磨故事、坚守创作底线，才能产出真正的影视艺术。无论何时何地，真正的影视艺术都能让观众们为其心甘情愿地买单，叫好！

《夜晚的潜水艇》：重构文字的另一一种风度

■沈伊帆

《夜晚的潜水艇》是一个关于少年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的故事。作为陈春成首部小说集的第一篇，它集中展现了这位青年作家在审美和叙事上的时代先锋性。他的文字游走于现实与幻境之间，不断探索汉语的边界与可能性。可以说，陈春成的小说让先锋文学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再次回归。

“我的才华，在十六岁那年就熄灭了。我余生的所谓事业，不过是火焰熄灭后升起的几缕青烟罢了”。小说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是主角放弃想象力的懊悔，还是向世俗妥协的遗憾？故事很简单，童年的陈透纳整日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世界中不能自拔，父母的焦虑和担忧让他放弃了想象力，甘愿成为一个平庸的人。从广告公司辞职后，陈透纳只能在他的画作里描绘曾经深夜驾驶潜水艇的画面，他明白才华早已离他而去，画作只是尝试还原那段深海的冒险经历罢了。从博尔赫斯随手丢入海底的银币，再到闯入绚烂斑斓的海底世界，我们见证的是一个少年想象力的狂欢和衰亡。

《夜晚的潜水艇》是典型的双线叙事，一条线从博尔赫斯引出一位富商派人搜寻这枚沉入海底的硬币，另一条线讲述拥有超凡想象力的陈透纳每晚都将自己的卧室幻想成一艘深蓝色的潜水艇。两条线索在故事中平行推进，最终在关键节点上交汇，陈透纳的潜水艇解救了富商的潜水艇，小说构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光怪陆离的海底世界、淋漓尽致的瑰丽想象，在陈春成的笔下呈现出一种可称为“水墨现代主义”的美学风格，他的文字兼具古典与现代之美，无不体现着这位年轻作家巨大的潜力。

成长是一个不断割舍的过程，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每个人也许在童年时代都像陈透纳，能在脑海中飞升到天上的琼楼玉宇，在梦境里潜入璀璨的东海龙宫，成为诗人、侠客、探险家，但考试排名、社会标准、世俗的规则和约束让丰富的想象力成为缺点，于是我们放弃了那种神奇的能力，向现实屈服，走上一条大部分人走的道路。

陈春成在描写主角想象力泯灭的片段中，几乎呈现出一种甜蜜的荒诞。“像萤火虫的尾焰，这时都往我头顶涌去。它们汇聚成一大团淡蓝色的光芒，从我头上飘升起来，渐渐脱离了我，像一团鬼火，在房间里游荡。”后来，陈透纳再也无法想象出那艘潜水艇了，那艘代表着童年的潜水艇永远地悬停在某个深蓝色的梦里。他才恍然，当时急于摆脱想象力的困扰，却忘了如何让它回来。火焰熄灭后升起的青烟，永远无法照亮他的余生。

陈春成在《夜晚的潜水艇》中写道：“想象这回事，就像顺水推舟，难的只是把舟从岸上拖进海水，然后只消一推，想象就会自行发展。”可如果那艘行于永夜的潜水艇只能停在深蓝色的梦中，我们那些充沛的情感又该如何平复？当你思绪翻滚，又能在灵魂的哪个角落安放自己心中的柔软？陈透纳的选择，也是大多数人的缩影：为了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忍痛遗忘了属于自己的潜水艇，成为“不敢再深潜”的大人。

作者凭借对生活细腻的洞察，将人们习以为常的“想象力”概念进行形而上的思考，从而重构文字的另一一种风度。所以，找个安静的晚上，躺进夜晚的潜水艇吧，去做一场天马行空的梦，这是我们对平庸最浪漫的武器。

■黄钰丹

前段时间在播客里听到一句话：“你们有没有发现，长大后好像我们已经不会玩了。”当时我正在房间里，窗外是再寻常不过的夏日午后，蝉鸣有一搭没一搭。可这句话落进耳朵的瞬间，童年的某个午后突然就浮了上来——吃完饭，楼下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声音穿过午后的热浪和树荫，变得又远又近。我趴在窗台上往下看，几个黑黑的小脑袋仰着，冲我挥手。然后回头朝屋里喊一声“妈，我下去啦”，不等应答，拖鞋已经啪嗒啪嗒踩过楼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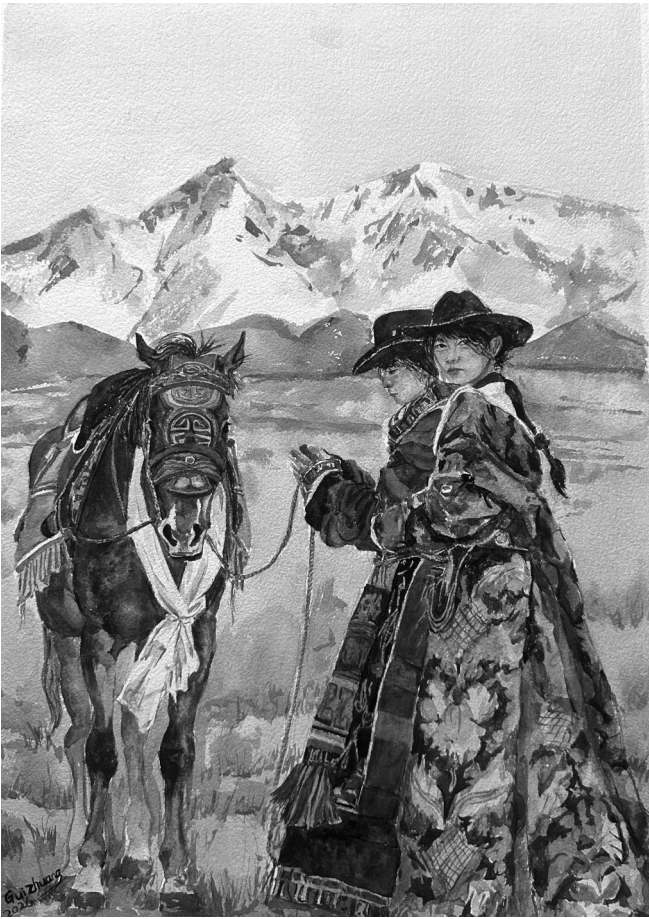
那种奔跑是没有任何重量的。整个身体都轻，像一片被风卷起的叶子。爬树、捉迷藏、跳皮筋，或者什么也不做，只是蹲在路边看蚂蚁搬家。后来我们沿着河走，走到那个老旧的儿童公园，木头躺椅被太阳晒得发烫，坐上去能闻到松脂和灰尘混在一起的气味。火烧云从西边漫过来，把河水也染成橘红色。有人捡起石头往河里扔，比谁扔得远，比谁溅起的水花更大。水花在夕光里碎成金箔，又落回去。没有人拍照，没有人在想“这一刻值得被记住”，我们只是在那里，被时间推着走，又被时间遗忘。空气里仿佛

有一种奇异的、不需要解释的快乐，那种快乐像盐溶于水，看不见，尝得到。

可是后来呢？后来我们长大了。和朋友约着出去，看电影、喝奶茶、逛商场、吃饭。偶尔也去露营，对着镜头张开双臂，故作灵动俏皮，拍几张“有生命力”的照片。我知道这些也是玩，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像一道菜少了盐，表面还是那个样子，尝起来却寡淡。我说不清少了什么，只是隐隐觉得，成年后的玩，总像在完成一个动作，一个被定义好的、需要被展示的动作。我们的身体在做着“玩”的事情，但心里有一小块地方始终在旁白：现在我在玩，现在我应该快乐。

于是那一刻我相信了播客里的话。不是不想玩，是不知道怎么玩了。

直到台风那天。很早之前我就因着弟弟升学宴，邀请朋友们来家里小聚。但台风来得突然，气象预警一天之内连跳几级，好几个朋友发消息说来不了，高铁停运，高速封闭。我对着手机屏幕，一条一条回“没关系，安全第一”，心里有一点点落下去的声音。但还是有人来了，顶着风雨，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奔赴而来。



归途 桂状画

候鸟来时，我们相遇

■赵 璐

推开那扇门前，我心里弥漫着淡淡的烦躁。

会议室被改造成了一间临时教室，二十九个孩子坐在里面，从幼儿园中班到初一，高矮胖瘦，性格各异。他们的父母在这个城市工作，他们则在暑假被接来团聚，像一群每年准时迁徙的候鸟，在这间空调嗡嗡作响的屋子里短暂歇脚。

“微光”慈善义站派我来给他们上课。我之前在站里见过心理老师给老人推平头，见过磨刀师傅把钝了的菜刀磨得锱亮，见过义工们把新烤的馒头分给环卫工人。这次我承担起了教师的职责，小孩嘛，多半吵闹，哪怕我有过教孩子的经验，但见面前一晚我还是难得地失眠了。

第一节课讲苏轼。我念“莫听穿林打叶声”，问他们淋过雨没有。一个小姑娘说老家的麦田起雾时雨是甜的，一个男孩说池塘里的雨会画圈圈，另一个孩子想了很久，说妈妈打电话来时，背景音里有淅淅沥沥的江南雨，和老家不一样。他们讲着讲着说起方言，我看着他们笑，笑着笑着心里却酸了一下。远方的

■许子杰

窗外的世界以三百公里的时速向后飞奔，而我，静坐如一块被时代洪流裹挟的卵石。

我偏爱这个临窗的座位，它像一幅会呼吸的画框，框住了流动的江山。方才还是鳞次栉比的楼宇，一眨眼，便泼墨似地晕开成一片无垠的旷野。远处的山峦是青黛色的剪影，连绵起伏，像巨兽隆起的脊背，沉默地守护着这片土地。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快得让

雨啊……他们的父母在这边务工多年，是否也曾有片刻怀念？

手工课做扭扭棒。橙色的绒毛棒要拧成圆圈的柿子，绿叶子要缠在蒂上。有个小男孩自我介绍时憋红了脸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那天却把亲手扭的手环递到我眼前，眼睛亮晶晶的，“老师，送给你！”平日常最坐不住的那个男孩，攥着扭扭棒屏住呼吸，一圈一圈绕得极仔细。做到一半他忽然抬头问：“老师，我爸爸会高兴吗？”我笑着说“肯定会”的。

下午带他们参观父母工作的地方时，孩子们把做好的柿子贴在窗上，一封封饱含真情的贺卡上贴着各种他们认为美丽的贴纸，有些孩子字还不识几个，逐字逐句问我写法，再自己誊抄到贺卡上，以一个成年人的视角来看当然不完美，但一颗颗滚烫的真心足矣。里面的父亲一抬头，愣住了，随即那笑就漫上来，隔着玻璃都烫人。旁边一个母亲揽住女儿的肩膀，女儿踮着脚给她看手里的柿子，两个脑袋凑在一起，那画面让我站在走廊里看了很久。

有个从中班升大班的小男孩，每天中午大家吃完统一配送的午

饭，别的孩子都跑出去玩了，他却留下来帮食堂阿姨收拾碗筷。小小的身子端着比脸还大的托盘，摇摇晃晃地穿过走廊。有一天他在我心里塞了颗糖，糖纸焐得温热，我没舍得吃，放在马甲口袋里。后来洗衣服忘了掏，糖化在布上，留下一小块糖渍。

夏日故事会开始得有些仓促，但他们的勇气弥补了这点不足。在我的鼓励下越来越多的孩子站了起来，有孩子讲村口的老树，有孩子学公鸡打鸣，笑得满屋子人前仰后合，还有五个孩子演出了龟兔赛跑，那惟妙惟肖的画面，连我都目不转睛。真好啊，他们闪闪发光的样子。

文艺汇演在第五天下午，是夏令营最后一项活动。诗朗诵、合唱、独唱，竖笛和口风琴轮流响起。台下的家长举着手机，眼角都露出笑意。我也笑了，可笑着笑着小小的遗憾却不断溢出，这是最后一天，此次分别，又何时才能再见？

演出最后，二十九个孩子捧着奖品站成一排，齐刷刷喊“谢谢老师”，声音明明很稚嫩，却有种排山倒海般的力量灌进我心头，我恍惚间明白了老师存在的意义，明白了教育的意义。

窗

养神，眉头却仍未舒展，仿佛梦里也在赶路；有孩子在小板板上玩着彩色橡皮泥，那专注的神情，大概是这高速飞驰的铁匣子里，唯一落地生根的东西。几百个灵魂，被装进这具名为“高铁”的银白色躯壳里，朝着各自的方向，并行飞驰。我们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在这高速的共鸣里，偶尔靠近，旋即又分离。

正出神，眼前豁然开朗，隧道已到尽头。恰在此时，天空飘起了雨。雨丝不像是在落下，倒像是被我们的速

度的雨泡软了。

到了家，衣服湿漉漉地贴在身上，大家也不管，往沙发和地毯上一坐，有人翻出扑克牌，有人去冰箱找喝的。客厅很快乱成一团，德州扑克的筹码被拍得啪啪响，赢了的人得意洋洋地挑眉，输了的人不甘心地说“再来再来”。有人在旁边围观起哄，有人低头回消息又被拽过来参战。声音叠着声音，笑声压着笑声，空气里全是湿衣服散发出的潮气，混着水果的香和可乐的甜。

我坐在沙发一角，看着他们，忽然觉得恍惚。这个场景好像在哪里见过。是很多年前，也是这么一群人，窝在谁家的客厅里，电视开着但没人看，零食袋子扔了一地，玩4399小游戏，或者什么都不玩，只是躺着说话，说到天黑，说到家长打电话来催。

原来玩是这样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午后的楼下，听见有人在喊我的名字。身体里那个一直紧绷着的东西，终于彻底松了下来。

人或许真的需要这样一段纯粹自由的、无所事事的时光来滋养自己。什么都不为，什么都不赶，只是纯粹地、自然地，像个小孩一样，玩一次。